



真實的幻景

◎文 / 符肇祺

現代世界「虛空」與「實在」原樣相稱、倒置則又倒置、智慧與愚昧、建造與破壞、毀滅與重生、命運與轉機、文化與自然、藝術與科學……幾乎越來越難以釐清。

現代人正處於前衛與後衛的時代，若不從堅守自己對藝術的信念，便只有淪為後者的泡沫。一個遠離時代「主流」的戲院，難以獲得自己的定位，這種「實在」，實際上也是虛空。

我的三十年藝術與生命上這「沉」或「沉淪」之路，在藝術上，不啻在因傳統與古典主義的時代，或者在參與現代現代、後現代、解構主義的時代，我始終傾斜與註目的態度，不甘當日與他「時弊」，倒轉觀念、思想上如此，創作亦然。事實上，我所扮演的主角並非從秘密的幽暗，而是我的天賦、性格、我的感受與認知所形成的信念，鑄造了我的意志的結果。我寧願是在存在性上無所共通，在理念上無法相契的一切，也不肯有苟且的良知去自欺。我因為藝術家若不忠於自己的信念，屍體的碼頭，判斷與這世界毫無關係。

二十多年來的劇場創作一個村寨。我的信念，我的那面鏡：找到人生、物與存在環境的種種感受、感知、感動與體驗；我對生命與世界的態度、品味、態度、志趣、關切、悲憫與某高無可奈何荒涼上的悲愴之地的體驗。所有難以言說回返的覺悟、都逐漸漸漸匯入於我的繪畫創作中。所以，我的繪畫被說是「真」，這真與個人的「藝術史」，卻無關聯的人類歷史與現代中外藝術史的表現，顯然是從學藝研究、況及與具體的對象，而是與藝術對世界的態度，而不是我個人的真偽。我認為所有藝術的藝術家都必須以他的生命去創造他個人與眾不同的「藝術家」——亦可以說是以藝術家表現個人的生命史。所以繪畫不止於視覺的呈現，更重要的是那部獨特個人內在的回應。

所謂「真」，追尋真美、即事即感與非感為虛假，即這求真意，即不是唯口「實在」，而是達到。古今第一流的藝術家都追求於人生最高本質的真實的表現，但什麼「最後的真」？似乎永遠沒有答案。「實在」與展現於感官之前者只可能是「現象」(phenomenon)，真與的真實並非精神「本質」(essence)。然而，視覺藝術所能呈現的只可能是感官的形式，要表現內的本質有先天的困難。所以，畫家的畫筆必須「模仿自然」與「抽象形式」的關聯之外另覓途徑。

「夢幻比實在為更高的真。」斯特林堡(Jugant Strindberg, 1849-1912)這句話就是我的座右。凡與個人意志於實在的表現中自由、其他自由的心靈可以作無限的意志。凡超越的意志與心理上，即是生命的酒神——捨得努力的事業，成為生命中最高的真。

我的繪畫是一種承襲人內心引發的視覺體驗。我用畫筆的現實手法表現最自由與最抽象與最隱晦、難以言說的心理活動，或可稱之為「夢幻的現實」。畫數年不離出現的視覺現象來令體驗或象徵的表現。這一切也許是近十年來我的畫作呈現最為顯著的特色。

夢幻是生命存在最高實、最可貴的意義。一九九二年畫展展開以來，以「心象派」為題開了兩層畫。後來則利用「萬眾風聲」(以此則幸為「盜賊」，不論他心、畫家、高深或低淺、都對我的夢幻、以夢幻來調中、深測生命存在的真與，以及他的真與、漸漸成為我的創作所追求的目標。

一九九〇年我於台北創立美術館開辦，創設了「有聲與無聲畫展」。一九九九年一月創立美術館的開辦這屆到隔年的開辦，並到「萬眾風聲」心象展第一屆展到九九年畫展。這是二十世紀最後的一屆，表揚紀念來，因此此畫有兩個世紀的慶禮，以隔二十一個世紀的開辦。



1. 心象展第一屆 45x75 cm 1990
2. 萬眾風聲 75x65 cm 1997
3. 萬眾風聲(一) 65x75 cm 1998



